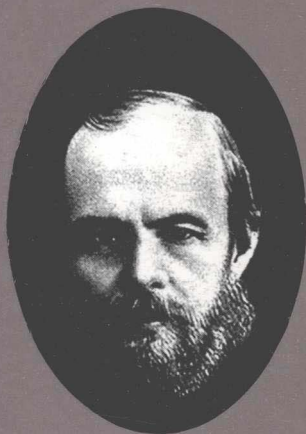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Fyodor Dostoevsky
Dostoevsky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艾 腾 译 冯南江 校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艾 腾 译 冯南江 校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 陈燊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434-7436-9

I. 陀… II. 陈… III. ①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全集②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6385号

书 名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责任编辑 刘克琦

特约责编 王曦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369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7436-9

定 价 28.4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
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311-88643565, 88643543

主要人物和常见人物表

伊万·彼得罗维奇（小名：万尼亚）——本书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即“我”，孤儿，在伊赫缅涅夫家长大，爱上其女儿娜塔莎

尼古拉·谢尔盖伊奇·伊赫缅涅夫——小地主，娜塔莎的父亲，万尼亚的养父

纳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小名：娜塔莎）——伊赫缅涅夫之女，初与伊万相爱，后来与阿廖沙私奔，终遭遗弃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舒米洛娃——娜塔莎的母亲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瓦尔科夫斯基（小名：阿廖沙）——小公爵，曾为娜塔莎的情人，后别有所恋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瓦尔科夫斯基——公爵，阿廖沙的父亲。年轻时诱拐史密斯之女，生下女儿内莉，后母女二人均遭遗弃

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菲利蒙诺娃（小名：卡佳）——富家女，阿廖沙的未婚妻

杰里米·史密斯——侨居俄国的英国人，内莉的外祖父

叶连娜（小名：内莉）——瓦尔科夫斯基公爵遗弃的女儿，史密斯的外孙女

菲利普·菲利佩奇·马斯洛博耶夫——万尼亚的中学同学，私人密探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芙娜——马斯洛博耶夫的情妇

目 录

第一部

- 第一章 (3) 第二章 (17) 第三章 (21)
第四章 (25) 第五章 (32)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8) 第八章 (52) 第九章 (62)
第十章 (72) 第十一章 (78) 第十二章 (84)
第十三章 (95) 第十四章 (103) 第十五章
(107)

第二部

- 第一章 (125) 第二章 (142) 第三章 (156)
第四章 (163) 第五章 (170) 第六章 (182)
第七章 (189) 第八章 (197) 第九章 (207)
第十章 (215) 第十一章 (225)

第三部

- 第一章 (239) 第二章 (248) 第三章 (263)
第四章 (271) 第五章 (278) 第六章 (290)

第七章 (306) 第八章 (310) 第九章 (315) 第十章
(332)

第四部

第一章 (361) 第二章 (364) 第三章 (373) 第四章
(380) 第五章 (392) 第六章 (406) 第七章 (423)
第八章 (434) 第九章 (445)

尾声

最后的回忆 (451)

题解 / 冯南江 (485)

第

一

部

第一章

去年3月22日黄昏时分，我遇到一件怪事。那天我一直在城里东奔西走，想找一个新住所。原来的住房十分潮湿，而当时我已经咳得很厉害了。从前年秋天起，我就打算搬家，可是一直拖到来年春天。跑了一整天，我也没有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首先，我想租一套单独的住房，而不是跟别人合住；其次，哪怕只有一个居室，但房间必须宽大，不用说，房租还得尽可能便宜些。我发现，住在局促的斗室里，连思路也会日渐狭隘。每当我构思自己的新作时，总喜欢在室内不停地来回走动。顺便提一句：我总觉得，构思一部作品并想象完稿时的情景，比写作本身更令人愉快，而且说真的，这绝不是因为我懒得动笔。那又是为什么呢？

从早晨起我就感到不适，太阳落山时我甚至感到很难受：忽冷忽热，像是得了寒热病。更何况我一整天都在奔波，此时已筋疲力尽。傍晚时分，暮色渐浓，我正走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上。我爱彼得堡3月里的太阳，尤其是夕照^①，当然我是指

① 彼得堡的夕照，这一景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有人认为它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象征意义。

晴朗而寒冷的傍晚而言。这时整条大街忽然明亮起来，笼罩着一片耀眼的霞光。刹那间，所有的房子熠熠生辉，那些灰色、黄色和暗绿色的墙一扫原来那种阴沉的色调。这时你的心胸似乎豁然开朗，你仿佛震颤了一下，或者好像有人用胳膊肘推了你一下。新的观点，新的想法油然而生……一道阳光，竟能对人的心灵有如此神奇的效果，简直令人惊叹！

但是阳光隐去了；寒气袭人，冻得鼻子发酸；夜色更加浓重了；一家家店铺里都点亮了煤气灯。快到米勒糖果点心店的时候，忽然我好像脚下生根，站住不动，开始朝街对面张望，似乎预感到，我会立刻遇到一件不平常的事，而且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街对面那个老人和他的狗。我记得很清楚，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使我的心揪在一起，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自己也说不好。

我不是神秘主义者，对预感和占卦之类几乎一概不信。可是在我的一生中，却碰上了几件难以解释的意外事，不过类似的经历我想许多人也都有过。比如，就拿眼前这位老人来说吧：为什么当时我一见到他，立刻就感到，当天晚上我肯定会遇到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呢？只是话又说回来，我当时已经病了，而病中的感觉几乎永远是难以置信的。

老人弯腰驼背，拖着缓慢无力的步子，挪动着两条棍子般不能弯曲的细腿，用拐棍轻轻地敲击着石板人行道，正朝糖果点心店走去。我生来还从未见过如此怪模怪样的人。在此之前，我在米勒的店里也经常见到他，他那模样总是让我难受，让我震惊。他个子很高，驼背，有一张八十岁老人那种毫无表情的脸，穿一件到处开绽的旧大衣，一顶戴了二十个年头的破旧圆帽盖住他的秃头，只有在他的后脑勺上露出一撮已经不是灰白而是黄白的头发；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茫然，就像由身上

安的发条在推动——所有这一切，使得初次遇见他的人都不由得吃惊。不错，见到这样一个已是风烛残年又无人照看的孤苦老人，的确让人纳闷，更何况他像一个刚从监护人那里跑出来的疯子。同样令人诧异的是，他消瘦异常，身上几乎没有肉，真是瘦得皮包骨头。一双大而呆滞的眼睛，嵌在两个青色的大圈里，总是直愣愣地望着正前方，从不斜视，而且我相信，这双眼睛任何时候都是视而不见的。即使他望着你，他也径直朝你走来，仿佛他的面前空无一物。我已经几次注意到这一点。不久前他开始常来米勒的糖果点心店，不知他来自何处，但总是带着他的狗。店里的顾客中从来没有人想过要跟他交谈，他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

“他为什么常来米勒的店里？他在那里要干什么？”我暗自寻思，依旧站在街对面，不由自主地留心观察他。一种懊丧的情绪——疾病和疲劳的产物——浮上我的心头。“他在想些什么？”我继续暗自思量，“他的脑子里会有什么念头？难道他还能思考问题？他的脸死气沉沉，什么表情也没有。他又是从哪儿弄来了这条讨厌的狗？它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似乎已经跟他合为一体，再说狗和主人怎么这般相像？”

这条倒霉的狗看来也八十上下了，不错，准有这么老。首先，它看上去比任何一条狗都老；其次，不知怎么，我第一眼看到它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一种想法：这狗不可能是一条普通的狗，它的来历一定非比寻常；它身上必定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或许它就是化身为狗的梅菲斯特^①；它的命运和主人的命运一定有着种种神秘莫测的联系。看到它，你就会立刻认为：

① 歌德的《浮士德》第1部中的魔鬼，最初以黑色鬃毛狗的形象出现在浮士德面前。

它大概有二十年没有进食了。它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或者说，如同它的主人（其实狗和主人没什么差别）。它全身的毛几乎全掉光了，连尾巴上也一样，那条总是夹起的尾巴，像棍子一样耷拉着。它那长着两只长耳朵的狗头，老是沮丧地垂得低低的。我这辈子还没有遇见过这么难看的狗。当他和它走在街上的时候——主人在前，狗随其后——狗鼻子紧贴主人衣服的下摆，就像粘在一起似的。每走一步，他们那种步态，他们那副模样似乎都在说：

我们老啦，老啦，天哪，我们真老啦！

记得有一次我忽然产生这样的想法：这老人和狗或许是从霍夫曼^①的书里那些由加瓦尔尼^②画的插图上溜出来的，此刻他们正在世界各地游逛，为该书的出版做活广告哩。我穿过街道，跟着老人也进了糖果点心店。

在糖果点心店里，老人的表现古怪极了。在柜台后面站着的米勒，近来一见到这位不速之客进来，便装鬼脸表示不满。首先，这位古怪的客人从来不说要买什么东西。每次进店后他径直走到一个角落的炉子旁，坐在那里的一把椅子上。如果他在炉边的老座位已被人占用，那他就莫名其妙地在占了他位子的先生面前站上片刻，之后便无可奈何地朝另一个屋角的窗前走去。在那里他选了一把椅子，慢慢地坐了下来，随后摘下帽子，把它放在身边的地板上，再把拐棍放在帽子旁，然后往椅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小说家。其作品具有神秘怪诞的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过他的全部作品，深受他的影响。

② 保尔·加瓦尔尼（1804—1866），法国素描画家，石印技师，曾为《霍夫曼幻想小说集》法译本（1846）画过精美插图。

背上一靠，一动不动地待上三四个小时。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张报纸，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发出过一点儿声响。他只是坐着，睁大眼睛望着前方，可是他的目光呆滞无神，死气沉沉，因此你完全可以跟人打赌说，他对于周围的一切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那条狗呢，它先在原地转上那么两三圈，然后垂头丧气地趴在主人的脚旁，把嘴脸伸到主人的一双靴子中间，长长地出了一口粗气，挺直身子躺在地板上，整个晚上同样一动不动，在这段时间内好像死过去了似的。看来这两个生物整个白天是像死尸般躺在某个地方，只等太阳下山时分才突然复活，仅仅是为了到米勒的店里来完成某种无人知晓的神秘任务。坐够了三四小时之后，老人站了起来，拿起自己的帽子，回到某处家里。那狗也爬了起来，再夹起尾巴，耷拉下脑袋，迈着原先那种迟缓的步子，机械地尾随着主人。后来，糖果点心店里的顾客们开始尽量避开这个老头儿，甚至不愿坐在他的近旁，似乎都很厌恶他，可是他对此却毫无觉察。

这家糖果点心店里的顾客大部分是德国人。他们经常从整条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各个角落来这里聚会——他们是各种行当的小业主：有经营五金杂货的，烤面包的，开染坊的，卖帽子的，做马具的——全是一些老古板（就这个词的德文含义而言）。米勒店里弥漫着一种古老的风习。店老板经常来到这些老顾客身边，陪他们在桌旁坐一坐，聊一聊，同时干上几杯潘趣酒^①。店老板家的几条小狗和几个幼小的儿女，有时也来店堂里玩，顾客们总要逗逗孩子们，摸摸那些狗的脑袋。大家彼此都混熟了，并且互相敬重。当顾客们埋头阅读德文报纸的时

① 一种由果汁、茶、酒等掺和的混合饮料。

候，在通向店老板居室的那扇门后，常常传来《奥古斯丁》^①的乐曲声，那是店老板的大女儿，一个满头浅色鬈发、长得像只小白鼠的德国小姐，在一架旧钢琴上叮叮冬冬地反复练习。这支圆舞曲颇受听众欢迎。每个月的月初，我总要到米勒的店里来阅读他订的几份俄文杂志。

走进糖果点心店，我看到那老人已经坐在窗下，那条狗也像往常那样伸直身子趴在他的脚旁。我找了一个角落，默默地坐下，暗暗自问：“我干吗要到这里来呢？我在这里根本无事可做，何况我又病了，最好赶紧回家，喝杯热茶，躺下歇歇。难道我来这里仅仅是为了观察这个老人？”我感到懊恼，“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样寻思着，不禁又回想起刚才我在街上看到他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古怪而又难受的感觉，“所有这些古板的德国人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干吗会有这种想入非非的情绪？近来我发现自己对身边琐事总是无谓担心，这又有什么意义？正如一位思想深刻的评论家愤慨地分析我最近发表的一篇小说时指出的，这种无谓的担心只能妨碍我生活，妨碍我明确地观察人生。但是，尽管我又是沉思，又是自怨自艾，却依然留在原处。与此同时，我的病让我感到越来越难受，最后我竟舍不得离开这个温暖的房间了。我拿过一份法兰克福的报纸^②，才读了两行，就打起瞌睡来了。那些德国人并不打扰我。他们读报，抽烟，只偶尔（大约半小时一次）压低了声音，断断续续地讲起某一桩法兰克福的新闻，或者插上一段著

① 一支用华尔兹舞曲谱写的德语流行歌曲《我亲爱的奥古斯丁》。作者认为这支歌是德国小市民情调的典型表现。

② 似指在德国法兰克福发行的日报《法兰克福总汇报》，它于1856年创刊。

名的德国幽默作家沙菲尔^①的笑话或警句，随后怀着加倍的民族自豪感重新埋头读报。

我迷瞪了大约半小时，一阵强烈的寒战使我醒了过来。真的该回家了。但这时室内演出的一幕哑剧让我又留了下来。上面说过，那个老人一旦在他的老位子上坐下，立刻就直愣愣地盯住一个地方，此后整个晚上便目不旁视。我不止一次落入这种目不转睛而又一无所见的视线之中：那种极不愉快的感觉简直让人受不了，通常我总是尽快另换一个座位。此刻那老人的受害者是一个身材矮小、肚子滚圆、衣冠楚楚的德国人，他那小小的立领浆得笔挺，脸色红得出奇。他是从里加^②来的客商，名叫亚当·伊万内奇·舒尔茨。我后来得知，他是米勒的知交，可当时他并不认识老人和其他顾客。他正兴致勃勃地读着“Dorfbarbier”^③，边读边呷着潘趣酒。忽然他抬起头来，发现老人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他。这使得他窘迫不堪。亚当·伊万内奇，如同一切“有身份的”德国人一样，是个气量很小而又十分认真的人。有人这样目不转睛地、肆无忌惮地审视他，令他感到奇怪和屈辱。他强压怒火，把目光从这个无礼的客人身上移开，独自嘟哝了几句，默默地又把头埋进报纸里。但他按捺不住，两分钟后又满腹狐疑地从报纸后面往外扫了一眼：依旧是那种固执的目光，依旧是那种茫然的谛视。这一次亚当·伊万内奇还是没有做声。但当同样的情况重复第三遍时，他顿时火冒三丈，认为自己义不容辞，理应起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让美丽的里加市的声誉在有身份的公众面前受到损害，显

① 莫里茨·沙菲尔（1795—1858），德国诗人和幽默作家，其作品的俄译本于1845年在彼得堡出版。

② 为拉脱维亚首府。

③ 德文：《乡村理发师》，1844年在莱比锡创办的德国幽默刊物。

然他把自己当成是里加市的代表。他忍无可忍，用报夹子猛击桌子，甩手把报纸扔到桌上，随后，他怀着个人尊严不容冒犯的豪情，面孔因潘趣酒和自尊心而涨得通红，瞪起那双发红的小眼睛，同样牢牢地盯住那个令人气愤的老头儿。看来他们二位（德国人和他的对手），都想凭借自己的目光足以催眠的威力来镇住对方，看谁先感到难堪而低下头来。报夹的响声和亚当·伊万内奇的反常态度，引起了全体顾客的注意。大家立刻放下手边的事，一个个认真而又好奇地默默注视着这对敌手。场面变得富于戏剧性。但是面红耳赤的亚当·伊万内奇那对挑衅的小眼睛里的威力丝毫未起作用便消失殆尽了。那老人却若无其事地继续直愣愣地望着狂怒的舒尔茨先生，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成了大家好奇的对象，似乎他的脑袋不是长在地球上，倒像是长在月球上。亚当·伊万内奇终于忍耐不住，他暴跳如雷。

“你干吗这样死死地盯着我？”他用德语厉声喊道，声音刺耳，一副恐吓的样子。

但他的对手依然不出一声，似乎没有听懂这句问话，甚至根本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亚当·伊万内奇决定说俄语。

“我闻（问）你，你为什么这样死死地顶（盯）着我？”他更加气愤地喊道，“我，大名鼎鼎（鼎鼎）；你，无名小猪（卒）！”^①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又补上一句。

但是那老人却一动不动。那些德国人都因气愤发出不满的嘟哝声。米勒本人听到店堂里吵吵闹闹，立即赶了过来。他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以为老人耳聋，便弯腰凑近他的耳朵。

^① 此处及以下几处，为德国人说俄语发音不准，语法有误，故作如此处理。

“舒尔茨先生请您不要老顶（盯）着他，”他尽量大声地说，同时仔细打量着这个古怪的顾客。

老人无意识地看了米勒一眼，忽然他那张原本呆板的脸上，露出一丝惊慌不安的神色。他忙乱起来，弯下身子，气喘吁吁地去拿他的帽子。他一把抓起帽子和拐棍，颤巍巍地站起身来，面带可怜的微笑，一个穷人坐错了位子被人赶走时那种惶恐不安的微笑，准备离开这个房间。这个骨瘦如柴的穷苦老人那副温顺老实而又慌乱的神态，是那样招人可怜，那样令人揪心，以致所有在场的人，首先是亚当·伊万内奇，立刻改变了对事态的看法。显然这个老头儿不仅不会欺负任何人，而且时刻都明白，别人可以把他当成叫花子，从任何地方赶出去。

米勒是个生性善良、富于同情心的人。

“不，不，”他鼓励地拍拍老人的肩膀说，“您坐着吧！Herr^①，舒尔茨 aber^② 恳请您不要老是顶（盯）着他。他这人是很有名气的。”^③

可怜的人连这句话也听不懂，他比刚才更加慌乱起来。他弯腰拾起从帽子里掉出来的一块破旧的蓝手帕，开始呼唤他的狗。那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两只前爪捂住了嘴脸，看来已经睡熟了。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他含糊不清地叫道，声音苍老而发颤。“阿佐尔卡！”

阿佐尔卡一动不动。

“阿佐尔卡，阿佐尔卡！”老人愁苦地反复叫道，还用拐棍

① 德文：先生。

② 德文：只是。

③ 此句原文有两处动词变位的错误，以示米勒的俄语说得不地道。